

文物建筑活化与非遗传承协同研究

李明屿

三亚学院 海南 572000

【摘要】：文物建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实践保护中多地仍旧处于分头推进的状态，两者协同共进还有待挖掘。本文提出文物建筑活化与非遗传承协同应当从浅层的“空间叠加”走向深度的“价值共生”，核心在于完成三重转变：从空间共享到文脉再生、从静态展陈到活态生产、从技术赋能到社区赋权。通过对北京湖广会馆、徐氏宗祠、天熹园、代县将军庙等实践案例的分析，论证了文物建筑活化与非遗传承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内在机理，并针对协同中的利益冲突、过度商业化、人才断层等问题，创新性的提出了相对应的思路和策略。

【关键词】：文物建筑活化；非遗传承；协同发展；价值共生；活态传承

DOI:10.12417/2982-3846.25.07.010

1 引言

文物建筑侧重于“物”的修缮与维持，非遗传承侧重于“艺”的抢救与延续。这种条块的管理格局在实践中造成了明显的资源错配——文物保护部门修缮了一座老建筑，却常常发现修好之后没有人来；非遗传承人想要开展传习活动，又往往找不到合适的场地。两边的需求不能互通，资源的利用效率大打折扣。这种管理上的分离，说到底源于一个认识上的偏差：把文物建筑看作静态的“物”，把非遗看作流动的“艺”，仿佛两者是互不相关的两件事。但细想一下，一座百年祠堂之所以建造得那样精美，背后支撑它的正是宗族祭祀、修缮匠作这些活着的文化实践；而一门手艺如果离开了它原本发生的那个建筑空间，传承起来就会失去根基和温度。文物建筑是“容器”，非遗是容器里的“活水”，离开了水，容器就变成干涸的标本；离开了容器，水也会无处附着、四处流散。近些年来，不少地方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进行了许多探索。一些会馆老戏台重新响起了锣鼓，一些古祠堂变成了非遗传习所，还有一些古建园林把传统营造技艺和非遗体验融合在一起，做出了让人眼前一亮的实践。这些探索说明：文物建筑活化与非遗传承之间，存在着一条可以双向赋能的路径。但要真正走通这条路，仅仅让两种资源“摆在一起”还不够，更需要从根本上理解两者之间的文化逻辑，找到协同的内在机理。本研究试图从“价值共生”的视角出发，探讨文物建筑活化与非遗传承如何从浅层的空间叠加走向深层的价值共生。

2 协同的维度：从“物理空间共享”到“文化价值共生”

文物建筑与非遗的关系，并不是房子与里面摆件的关系那么简单。文物建筑本身往往就是非遗的发生场域：一座古戏台的建造技艺是非遗，在戏台上演出的戏曲也是非遗；一座祠堂的木雕工艺是非遗，祠堂所承载的祭祀仪式同样是非遗。可以说，文物建筑和非遗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剥离了非遗活动，建筑就失去了意义；离开了建筑空间，非遗就失去了最自然的呈现场所。从这个角度看，文物建筑活化的核心，不只是让建

筑“保持原样”，而是要让它重新“有内容”——有人的活动、有技艺的呈现、有文化的生产。这种内容从哪里来？很大程度上就要依赖非遗。反过来，非遗的传承同样不能只靠博物馆里的静态展示，它需要真实的场景和空间来承载。文物建筑恰好可以提供这样的空间，而且是最原汁原味的空间。要真正实现协同，至少需要在三个层面建立联动：一是空间层面的共享，让非遗传承人在文物建筑中有稳定的传习场所，让建筑因为有了人的活动而重新“活”起来；二是功能层面的互嵌，把非遗体验、传统节庆、社区活动等植入建筑空间，使建筑成为文化生产与消费的现场；三是意义层面的共生，让建筑的历史文脉与非遗的文化内涵相互阐释、相互支撑，形成完整的故事体系和文化体验。

3 协同的实践探索

协同的路径并非只有一种模式。根据各地的实践来看，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不同类型的侧重点不同，但都体现了文物建筑与非遗之间相互激活的关系。

一是以演带保：让古戏台重新响起锣鼓声。北京西城区的“会馆有戏”项目是一个典型案例。湖广会馆这座有着两百余年历史的老戏楼，许多梨园名流都曾在此登台，但长期以来，文物保护的各项要求限制了舞台的改造和演出形式。为了破解这个难题，湖广会馆积极探索文物活化与现代艺术形式的融合，2024年推出沉浸式剧目《湖光洄梦》，2025年又推出沉浸式音乐剧《金风玉露》，打造了“三台两院”的演艺新空间，以“融戏于景、戏景相融”的方式呈现，成为文化新地标。这种做法的核心是让戏剧演出回归文物建筑，不把建筑仅仅当作演出场所，而是让建筑本身成为表演的一部分，观众在古建中看戏的体验是任何现代剧院都无法替代的。

二是以建载艺：让非遗找到最合适的“家”。上海松江徐氏宗祠的守护人屠芳将宗祠定位为“叶榭非遗的重要活动空间”，与镇上的非遗展示馆、非遗体验馆形成“三馆联动”。在她的策划下，宗祠里定期举办叶榭软糕制作、箔布手工缝制、竹编等非遗体验活动，还与工会和本地学校联动开展榫卯手作

课程。屠芳拒绝“标本式”陈列，让宗祠成为可参与、可体验的文化生产现场。这种做法的特点是让文物建筑成为非遗的稳定“根据地”，建筑因为有持续的活态内容而保持生机，非遗因为有原真的展示场景而增强了吸引力。

三是以园聚艺：打造可触摸的非遗博物馆。大理天熹园是一个更为综合的例子。这座耗时13年建造的园林，严格遵循“复原古法”原则，集大木作、小木作、细木作、泥瓦作、彩画作等传统工种于一身，在建造过程中就将剑川木雕、白族石雕、白族民居彩绘等非遗植入建筑肌理。近年又引入银器锻制等非遗品牌，构建起“非遗+体验”“非遗+数字”的多元文旅体系。这座园林所探索的模式，是把文物建筑从“使用的容器”升格为“文化的发生器”——建筑本身展示着营造非遗，空间内部承载着手工非遗，两者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四是以建筑育非遗人：从文物到传承基地。山西代县将军庙开辟了另外一条路径。这座建于明代的古建，如今成为北派传统彩塑的活态传承中心，非遗传承人秦华勤在此设立研习基地，已接待中央美术学院、清华美院等15所高校师生逾2000人次研学实践。下一步还将开放公众体验课程，并建立“北派彩塑基因库”。这种模式中，文物建筑直接充当了非遗人才的“孵化器”，让古老的建筑空间服务于当下的技艺传承。

四类实践虽然路径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点：文物建筑不是被动等待被“填充”的静态背景，非遗也不是孤立植入的独立内容，两者围绕特定的文化主题进行有机整合，形成了相互激活、双向赋能的共生关系。这就是协同的核心要义所在。

4 协同的内在机理与现实挑战

从实践案例中可以看出，成功的协同项目往往遵循着一条逻辑链条：首先，“人在空间中”是协同得以发生的前提——古戏台要有演员才能“活”，祠堂要有传承人才能“热”；其次，“技艺通过建筑展示”是协同的基本形态——建筑为技艺提供了最真实的场景，技艺让建筑的价值得到直观呈现；最后，“社区参与形成可持续生态”是协同能够持续的保障——当地人把老建筑当作自己的精神家园，愿意来、愿意参与、愿意传播，协同才算真正落地。这条逻辑链指向一个更深层的认识：文物建筑活化与非遗传承协同，归根到底是要回答“文化为谁而存”的问题。如果老建筑修缮得焕然一新，却成了游客拍照的“背景板”；如果非遗表演排得满满当当，却和当地居民的生活毫无关系——这样的协同虽然表面上热热闹闹，实则是一种新的异化。真正意义上的协同，应当是让文化遗产回到人的生活之中，让文物建筑重新成为社区的文化核心，让非遗技艺在代际之间自然地流淌。当然，协同之路并非没有挑战。在调研中可以发现这样几个突出问题：有的地方将文物建筑的使用权交给企业之后，过度迎合市场口味，非遗被简化成几分钟的快餐式表演，丧失了文化深度；有的地方老建筑修缮之后，社

区原有的民俗活动反而被排斥在外，引发了当地居民的不满和疏离感；还有更深层的矛盾在于，很多非遗传承人年事已高，年轻人又不愿意从事这些“不挣钱”的行当，人才断层的问题不是修几座房子就能解决的。

5 对策与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推动文物建筑活化与非遗传承的深度协同，至少需要在以下几个方向上持续用力。在制度层面，需要打通文物保护和非遗保护之间的管理壁垒。目前这两块工作分属不同部门管理，项目申报、资金审批、考核评价都是各走各的通道。可以考虑建立跨部门的协调机制，在规划制定、项目评审、资金安排等环节实现联动，让文保资金和非遗资金能够在项目里形成合力，而不是相互掣肘。在实践层面，应当从各地探索中提炼出一些可复制的经验，同时明确几条必须坚守的底线。比如：文物建筑活化要坚持以文化内容为核心，避免沦为纯商业空间；非遗展示要尊重传承人的主体地位，避免过度商业包装；协同项目要注重社区参与，让当地居民成为文化传承的主体而非旁观者。这些“底线原则”说起来容易，真正落实还需要系统的监督评估机制来保障。在传承链层面，要把人才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文物建筑是非遗的“壳”，传承人则是非遗的“魂”。“壳”修得再好，“魂”丢了就一切都失去了意义。除了常规的传承人补贴和师徒结对之外，一些地方的做法值得借鉴：比如将非遗纳入中小学美育课程，从小培养孩子的文化认同；比如依托文物建筑开设研学基地，让高校师生在真实的文化场景中学习和实践。这些举措虽然见效慢，却是治本之策。

6 结语

文物建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质上是一个文化整体的两个侧面。把它们分开来保护是管理上的权宜之计，但长远来看，只有让两者重新整合在一起，让建筑有内容、让技艺有空间、让文化回归生活，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活态传承。从“物理空间共享”走向“文化价值共生”，不仅是一种保护理念的进步，更是对文化传承本质的回归——说到底，文化的生命力不在博物馆的展柜里，而在人们日常的生活实践中。“价值共生”的真正含义，或许还需要说得更透彻一些。共生不是简单的拼凑，不是把非遗表演“塞进”老建筑就算完事。它是一种深层的化学反应：建筑因为有了活态的文化内容而获得了灵魂，非遗因为回到了原真的空间而找回了根脉。一座古戏台，如果只是修缮好了空在那里，它仍然是一座“死”的建筑；只有当锣鼓响起、演员登场、观众满座的时候，这座建筑才算真正“活”了过来。同样，一门传统戏曲，如果只能在现代化的排练厅里教学，它的韵味就丢掉了一半；当它回到百年戏楼的木结构空间里，演员的唱腔在梁柱间回荡，观众在古雅的氛围中沉浸，这种体验本身就是非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建筑激活了技艺，技艺也激活了建筑，这才是协同的真义。还应当看到，这种协

同的意义并不局限于文化遗产领域本身。在当前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许多地方的老城区、古村落面临着“空心化”的困境。年轻人外出务工,留守的多是老人和儿童,传统的节庆活动越来越冷清,老建筑也一年比一年破败。在这样的地方,推动文物建筑活化与非遗传承协同,实际上就是在重建社区的文化凝聚力。当一座祠堂重新成为非遗传习所,村里的孩子们放学后可以用来学做竹编、学唱地方戏;当一座老戏台重新响起锣鼓,逢年过节全村人聚在一起看戏、赶集——这时候,文化遗产保护就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关乎社区生命力的

问题。建筑活起来了,技艺传下去了,人的情感有了寄托,社区的认同有了载体。这是协同能够带来的最深层的社会效益。本文所讨论的几个案例,虽然各有亮点,但大多仍处于探索阶段。如何在更大范围内推广这些经验,如何平衡公益性与经营性,如何让年轻人真正愿意接过传承的接力棒,这些问题都没有现成的答案,需要在持续的实践中摸索。可以确信的是,方向已经明确:让文化遗产回到人的生活之中,让人重新成为文化传承的主角。这既是文物建筑活化与非遗传承协同的出发点,也是最终的落脚点。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Z].2025.
- [2] 光明日报.会馆有戏:老戏新演古建新生[N].光明日报,2025-12-05.
- [3] 劳动报.让百年建筑“活”在当下[N].劳动报,2026-04-04.
- [4] 光明网.从“看热闹”到“深体验”:天意园探索“非遗+”文旅新路径[N/OL].光明网,2025-12-04.
- [5] 黄河新闻网.代县将军庙:北派彩塑的“活课堂”[N/OL].黄河新闻网,2025-07-12.
- [6] 中国日报网.西安城墙13座敌楼焕新成“文化客厅”[N/OL].中国日报网,2025-10-05.
- [7] 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提案的答复[Z].2025.
- [8] 河南省人民政府.焦作市构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Z].2026.